

是否存在多种人类物种？

人类进化论能与年轻地球创造论相契合吗？

达尔文曾将人类分为多个种族，其中一些与大猩猩最为接近，另一些则完全是人类。他的追随者进一步细分人类，声称存在多个人类物种。换句话说，人类只是高度进化的动物，物种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就像其他生物一样。现在，一些神创论者也声称存在多个人类物种。

定义术语

在继续讨论之前，有必要问两个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物种？

在继续讨论之前，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什么是人？什么是物种？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模棱两可的。物种的定义问题极其复杂，以至于科学史学家约翰·S·威尔金斯曾写道：“在一个有 n 位生物学家的房间里，对‘物种’的定义就有 $n+1$ 种。”³ 然而，对于物种的一般定义，即基于生物物种概念的定义，目前已达成一定的共识。该观点的主要倡导者恩斯特·迈尔将生物物种定义为“能够相互交配的自然种群，这些种群与其他此类种群存在生殖隔离。”⁴ 这无疑是目前最常见的物种定义。

然而，托德·伍德在谈及人类物种时，明确主张物种的多元论观点。⁵他希望同时运用多种物种定义来界定群体，并坚持认为，他所说的“人类物种”仅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而非指人类低于人类，因为所有“人类物种”都源自亚当。然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自相矛盾。生物学中通常不会同时运用多种概念来定义物种。⁶因此，如果伍德博士希望结合多种概念，他就必须违背分类学中普遍接受的模式，从而无法从生物学意义上定义物种。或者，他也可以从生物学意义上定义物种，但那样他就必须选择他想要使用的物种概念。不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是虚伪的，因为这几乎使他的观点免受批评。如果他因这种多元论方法而受到批评，他可以辩称，他希望与圣经保持一致，并将所有人类视为一体。如果有人批评他说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是多个物种，他可以指出多元论来重新定义生物物种。

这里再次凸显了清晰度的问题。普通听众并不知道，创造论者所说的“物种”严格意义上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他们听到“物种”这个词，就会想到不同的动物，比如狮子和狼。当他们听到“不同的人物种”时，就会想到人类并非都是同一种类型。有些人甚至可能会联想到进化论。伍德博士认为，我们不应该迎合大众的无知。然而，作为一名前大学教授，他深知，除非学生理解其背后的概念，否则你无法教授某个概念。此外，他在这里假定进化论者的观点是正

确的，即过去存在过多种人类物种。更令人费解的是，他一方面指出生物学上的物种概念存在缺陷，另一方面又以此来论证存在多种人类物种。

问题在于，人类物种的进化论观点假定人类拥有古老的祖先，并且不同物种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进化论者认为物种形成是系统发育的，也就是说，在历史上的某个特定时刻，一个物种会根据具体情况分化成一个或两个新物种。这对人类存在多个物种的观点产生了惊人的影响。这意味着人类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进化，最终演化成现代智人。因此，接受人类存在多个物种至少间接地暗示了进化论模型。显然，伍德博士和其他接受人类存在多个物种的创造论者会否认这种暗示，但它仍然存在。接受人类存在多个物种的概念意味着圣经中的模型——即人类在仅仅 6000 年前被按照上帝⁸的形象完美创造，之后堕落并遭受基因组退化之苦——是错误的。

多种物种的候选者

伍德博士提出了几个论点来解释他为何认为存在多个人类物种，包括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南方古猿源泉种，以及最近发现的丹尼索瓦人。⁸ 关于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伍德声称：

就化石人科动物而言，像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复合群这样的著名类群，已发现大量个体化石（参见 MacLachy 等人，2010），并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与现代人类存在差异。特别是尼安德特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是与现代智人不同的独立物种。尼安德特人在形态和发育方面都与现代人类不同（例如，Ponce de León 和 Zollikofer, 2001; Smith 等人，2010）。最近公布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也揭示了其与现代人类的遗传差异（Green 等人，2010）。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还显示出与欧洲人和亚洲人杂交的证据，但杂交程度极低（<5%），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尼安德特人总体上没有与同时期的智人杂交。 ⁹

然而，根据人口数量（洪水后早期与如今超过 80 亿的人口相比），在经历了 4000 年的大规模人口增长、基因突变和尼安德特人基因稀释，以及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质量下降等诸多因素之后，仍然能发现 5% 的杂交比例，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尼安德特人是离开巴别塔（或者可能是从巴别塔某个群体中分裂出来的一个群体）并在冰河时期迁徙到北欧、中欧和亚洲各地等不适宜居住地区的群体之一，那么我们预计他们会与其他多少个群体发生基因混合呢？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丹尼索瓦人，尽管发现的化石遗骸很少，

但他们的 DNA 也被发现占某些菲律宾人基因组的近 5%，在一些美拉尼西亚人中占有相当比例。

选择分类角色

伍德博士随后讨论了他如何选择将纳入同源性研究的特征。

然而，统计学上的巴拉明学也存在一些缺陷，尤其是在性状选择方面（Williams 2004; Wood 2008b）。简而言之，我们如何知道哪些特征对于区分巴拉明至关重要？由于这些特征是用来计算距离的，因此很容易构建出一组特征，从而夸大任何分类单元之间的差异（或相似性）……

首先，应尽量避免引入神创论偏见（例如，在特定分类层级上寻找不连续性），方法是评估非神创论专家编制的特征集。诚然，这些特征集也可能存在偏见，但由于它们是为分支系统学分析而非统计性类群学而编制的，因此我怀疑这种偏见是否会始终支持不连续性假说。实际上，情况似乎也确实如此。虽然我们通常在科级上找到最强有力的不连续性证据，但也存在一些显著的例外（Wood 2006）。某些特征集类群学分析甚至会产生无法解释的结果，

例如在人科类群学研究中的两个特征矩阵（Wood 2010a）。由于在 60%的研究案例中观察到了预测的不连续性（Wood 2009），我认为任何“亲进化”偏见似乎都不会对统计性类群学研究产生不利影响。

伍德博士想要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审视数据，这种做法固然值得称赞，但是，为了避免“强加神创论偏见”，而采用进化论者的统计分析和分支系统学方法，他认为这不会扭曲他的不连续性假设，这样做是否合理呢？

伍德博士希望在不带任何先入为主观念的情况下审视数据，这种做法固然值得称赞，但他为了避免“强加神创论偏见”，却采用进化论者的统计分析和分支系统学方法，认为这不会影响他的不连续性假设，这种做法真的合理吗？在同一篇论文的前文（同样在第 11 页）中，他提到“在约 60%的测试案例中，不连续性的预测似乎是准确的，但这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Wood 2009）”。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这种方法真的能消除偏见，还是会引入进化偏见？接下来，为了详细阐述类群学研究中的特征选择，伍德指出：

最后，关于特征选择，DeWitt (2010) 指出统计巴拉明学中的所有特征权重相同，这一点是

正确的。尽管他对此表示质疑，但他和其他批评者并未就他们偏爱的特征如何区分南方古猿源泉种和人属成员给出充分的理由。DeWitt (2010) 强调四肢比例，而 Menton (2010) 则指出南方古猿源泉种和智人鼻部的差异。这些特定特征为何能作为人类全巴拉明的诊断依据，目前尚不清楚…… 12

其次，统计类群学应当成为神创论者评估化石类群的首选方法，因为我们可以估计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显著性，而对单个特征的定性评估则无法做到这一点。例如，尽管德威特 (DeWitt, 2010) 列举了南方古猿源泉种 (*A. sediba*) 与“所有人类”之间的一些差异特征，但我们却无从得知这些差异的重要性。利用统计类群学，我们可以运用相关性检验来估计生物体相似性或差异性的显著性。因此，我们便能够区分相似性的随机分布和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类群聚类。 ¹³

使用等权重字符集本身就已经倾向于对数据进行进化解释。

为什么大卫·德威特博士和已故的大卫·门顿博士会强调肢体长度和鼻部形态等特征？主要是因为与猿类相比，这些特征是人类最具代表性的生理特征之二。

门顿博士在其多次讲座中反复强调，倾斜的脸型和缺乏骨质鼻梁是区分猿类而非人类的关键特征。德威特博士则进一步阐述，人类的肢体具有明确的比例，手和手臂的弯曲度较小，腿部不外展，且大脚趾不能与其他脚趾相对，这些都与大多数猿类截然不同。因此，使用等权重特征集似乎已经预先倾向于对数据进行进化论的解释。

南方古猿=人属?

因此，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古人类 (*A. sediba*)，伍德博士认为它属于人类谱系，并根据他的不连续性假说和巴拉明学分析，认为它应该被重新归类为人类 (*H. sediba*)。需要明确的是，伍德确实相信不同的人类“物种”都起源于亚当和夏娃。在他关于古人类 (*A. sediba*) 的论文开头，他指出：“根据现有有限的数据，我得出结论，古人类 (*A. sediba*) 是人类全巴拉明 (holobaramin) 的成员，因此起源于亚当和夏娃。”¹⁴

但他将南方古猿源泉种归入人类全类群的依据是比较特征，他声称：“在列出的 69 个特征中，南方古猿源泉种和直立人共有 51 个特征，而南方古猿源泉种和非洲南方古猿只有 33 个特征相同……为什么要将南方古猿源泉种归入南方古猿属？Berger 等人 (2010) 指出，在确定南方古猿源泉种的属级分类时，应该更重

视九个特征，但他们并未解释或论证为何强调这九个特征。” ¹⁵

因此，伍德博士无视了来自神创论者和进化论阵营的关于某些特征集应赋予更高权重的说法，甚至暗示一位进化古人类学家（李·伯杰）对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以使南方古猿源泉种看起来更像猿类。（人们可能会认为，当古人类学家没有将更多非人类生物归入人属时，神创论研究者应该会对这有所反思。）

在阅读 *A. sediba* 的原始描述（Berger 等人，2010）时，似乎存在一种不将 *A. sediba* 纳入人属的倾向，以下观察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首先，他们表 1 中列出的颅齿特征表明，*A. sediba* 与人属成员之间的共同特征比 *A. sediba* 与南方古猿之间的共同特征要多得多……

其次，在 Berger 等人（2010）的图 2 中，将两具南方古猿源泉种（*A. sediba*）骨骼的部分残骸 MH1 和 MH2 叠加在理想化的南方古猿非洲种（*A. africanus*）骨骼轮廓上。仔细观察该图可以发现，南方古猿源泉种的肢骨与南方古猿非洲种的轮廓并不吻合。特别是，MH1 的胫骨延伸到南方古猿非洲种骨骼踝关节下方很远的位置，而 MH2 的桡骨和尺骨远端延伸的

长度也比南方古猿非洲种的相应骨骼要短。由此看来，选择南方古猿非洲种的轮廓似乎夸大了 MH1 和 MH2 骨骼的视觉特征，使其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像南方古猿。¹⁶

但是，为了让一位在人类起源研究领域拥有多年经验的学者发表意见，马丁·卢贝诺博士对 *A. sediba* 有如下看法：

《科学》杂志文章中展示的南方古猿源泉种 (*Au. sediba*) 头骨图片显示，它与黑猩猩的头骨惊人地相似。我制作的黑猩猩头骨石膏模型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几乎所有关于体质人类学的书籍中都能找到黑猩猩头骨的图片。伯杰团队也写道：“南方古猿源泉种在形态学上最接近的物种是南方古猿非洲种 (*Au. africanus*)。”我自己制作的南方古猿非洲种头骨石膏模型证实了它与南方古猿源泉种的相似性，其他南方古猿源泉种头骨的图片也证实了这一点。¹⁷

已故的门顿博士与安德鲁·斯内林博士和伊丽莎白·米切尔博士一起，研究了 *A. sediba* 的所有猿类特征，并得出结论：它不能直立行走，而且它的解剖结构是树栖猿类的。

已故的门顿博士与安德鲁·斯内林博士和伊丽莎白·米切尔博士一起，研究了源泉猿（*A. sediba*）所有类似猿的特征，并得出结论：它无法直立行走，其解剖结构与树栖猿类相似。¹⁸

结论

进化生物学家注意到南方古猿源泉种（*A. sediba*）与其他人类存在足够的差异，因此不将其视为人类（或至少是最近的人类祖先），这与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声称它是人类的观点似乎自相矛盾。进化论者显然希望看到一个从猿到类人猿，再到古人类，最后到现代人类的连续谱系。但实际上，他们现在所认定的“古人类”只有直立人（*H. erectus*）、匠人（*H. ergaster*）、能人（*H. habilis*，许多进化生物学家并不认同）、尼安德特人（*H. neanderthalensis*）和丹尼索瓦人（*H. denisova*）。所有这些都是完全的人类，只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就像我们今天在一些小型（尤其是孤立的）人群中观察到的那样。有趣的是，早在10-20年前，尼安德特人就被归类为智人尼安德特亚种（*H.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类人”行为被归于他们身上，这种亚种分类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¹⁹因此，伍德博士认为他的不连续性假说将 *A. Sediba* 归入 *Homo*，而即使是进化生物学家/解剖学家也看到了其中的区别，这对于那些不熟悉圣

经中将人类视为“同一种血统”并与任何其他受造物截然不同的理由的人来说，是令人费解和困惑的。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行。

